



散文

关于一条河流的传说

钱良营

我曾在豫东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生活了9年。那个村庄留给我的印象是低矮的一座座草房错落、杂乱依附在一片黄土地上。村子里散落着高矮不等的柳树、桐树和杨树。遇到下雨的日子,狭窄的村路上布满了泥泞,太阳出来后晒上五六天,泥泞才会变成干坯一样的土疙瘩。

1969 年的那个冬天,我还是个少年,和父母被生产队的一辆牛车拉到豫东平原一个叫陶河的村子。我们不是来走亲串门,而是从县城下放到这里种田。我们的身份由城镇居民转变为陶河村村民。牛车上装着全部家当——一张破木板床和锅碗瓢盆、铺盖之类的生活用品。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两间草房里。后来得知,草房原是生产队的牲口屋,只因牛马驴繁衍后代过速,便给它们新盖十多间较为宽敞的新房,而把这两间狭窄的草房留给了我们。

少年渴望新生活的激情没能持续多久,贫穷、落后、寂寞、冷酷让一颗火热的心渐渐冷却下来。陌生的面孔,陌生的房屋,陌生的环境,很快让少年失去了新鲜感,切肤地感受到耐辱的寂寞和孤独。

唯一感兴趣的是村子南边东西走向的一条河流。正值冬季,雪覆盖着河堤、河坡,河岸上的柳枝被雪水结成的冰凌压弯了腰,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似乎与河堤、河岸、河坡融为一体。在银装素裹下,这条小河成了童话般的世界。内心彷徨的时候,总会沿着河岸,踏着积雪行走,河道冰面上有觅食的灰色鸟雀迅速掠过,一闪即逝,积雪覆盖的

河岸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这个村子有陶、孙、侯三姓村民。据说,500 年前或许更早一些,是陶姓人家先在这条河边落户居住,繁衍生息。所以这个村子才叫陶河。孙姓人家和侯姓人家是随后在不同时期落户这里,与陶姓为邻,相濡以沫。然而,若干年后,陶姓人口越来越少,且生计每况愈下。而孙姓和侯姓人家,虽然生活也很艰辛,但人丁兴旺,呈现人欢马叫的一派气象。这让陶姓人家感到孤单与沮丧。某年某月的一日,一位道士云游至此,陶姓人家盛情款待。道士为感恩陶家盛情,授意秘笈。后陶姓二子分别取名大鞭、二鞭。两杆鞭吓得“孙猴”不敢再偷吃桃子。又过数年,陶姓人家果然人丁兴旺起来。

这只是个传说,是不是真有此事,并没有文字资料佐证。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后的小河呈现出它美丽的姿态。清澈的河水,欢快的鱼儿在水中戏游,油绿的水草如女人长长的秀发在缓缓流动的水波中舒展缠绵,婀娜多姿。青青的浮萍漂浮在水面,虽然还没到盛开的花季,但是,盎然生机展示着它的另一种美丽。河坡上的野花野草竞相峥嵘,嫩黄色的柳枝在春风中摇曳着,播报着春天的气息。

这条小河成为少年的伊甸园。多年之后,我曾6次游览长江,也曾无数次踟蹰在黄河岸边,多次领略过大海的博大和浩瀚,但是,它们的宽广、豪放,却难以抵消我对那条细细小河的怀念。小河的水在石桥下涓涓流淌的形态,在我

心头注入了太多的思索和眷念,让我难以忘怀。

一个雷雨交加的黄昏,我目睹了一名女子投河抗婚的悲剧。女子叫小启,住在距我家不远的的一个破茅草屋里。小启那年17岁,长得很秀气,她的眼睛很清澈,很纯净。小启的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煤矿工人。这个煤矿工人已经40多岁,他的妻子患病去世,撒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小启的父亲接受了男人500元的彩礼钱,一手包办了小启的婚姻。在那个时代,500元让小启的父亲从一贫如洗变成村里的富翁。男方接亲的日子,小启穿上一件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水红色上衣,躲过家人的目光,独自去了小河边。当有人发现她的尸体在小河中飘浮时,夜慢慢悄悄降临。

小启的悲剧震惊了我的灵魂。原来,贫穷可以夺走一个花季少女的青春和生命!

后来才知道,那条小河不叫陶河,它有一个令人沮丧的名字——枯河。

是枯河,还是哭河或苦河呢?

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底,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从陶河走进了城市,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足。但是,无论是读书期间,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陶河,那个贫困的乡村,枯河,那条流淌着涓涓溪水的河流,那个给了我无尽痛苦和煎熬的地方,那个给了我无限憧憬和渴望的地方,却成了永久的回忆。

40多年后的一天,我终于回了一次陶河。但是,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低矮的茅草屋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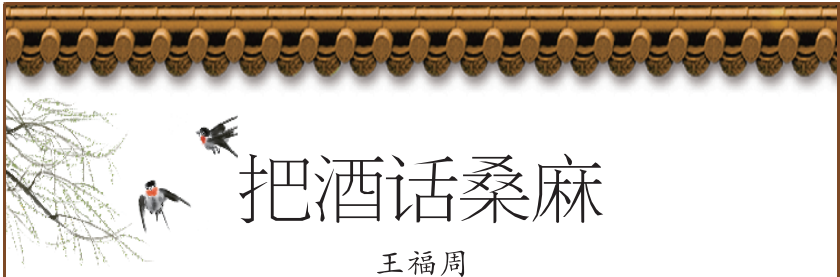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青砖红瓦的小楼;泥泞狭窄低洼不平的村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宽阔的水泥路;村头堆积的垃圾,以及积攒的各种牲畜的粪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文化广场;田野里耕作农事的牲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轰鸣的机械化耕作。只有村外的那条小河,还在一如既往地奔流着。不过,它的形态犹如阅历了岁月沧桑的老人,显得更加深沉、厚重。

我伫立在河边,眼前突然闪现那双清澈、纯净的眸子,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

在小河边文化广场的树荫下,几个老人在聊天。沧桑虽然写在他们的脸上,但是,却掩饰不住从内心里流淌出来的幸福和满足。仔细辨别后,还能依稀记起他们当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他们也认出了我,站起身来,像久别的亲人一样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

在我迷上用文字打发时光时,陶河、枯河、哭河或苦河成了我笔下流淌的激流。我先后写了一批以陶河为素材的作品,我写了陶河人的质朴和憨厚,写了陶河人的贫穷和愚昧,写了陶河人的情仇和爱恨,写了陶河人的希望和追求,写了陶河人的过去,现在还有将来。

看到陶河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领略了陶河人在脱贫攻坚战中不畏艰辛、勤奋奋进,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实现了小康社会的梦想,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的心一下子热了,我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也为他们的幸福而幸福。



把酒话桑麻

王福周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时值五月,田野里已是一片金黄,炽热的阳光把麦芒炙烤得根根竖起,麦仁挣脱麦穗的怀抱,跳到脚下的黄土地上。

夜幕四垂,向晚的风里除了丝丝凉意,隐隐约约还裹挟着一缕小麦秸秆的清香。晒干后的小麦秸秆可以编成戒指、草帽,还可以插到酒瓶里当作吸管,去喝那泡了薄荷叶和冰糖的凉开水。

父亲是个干农活的好手,割麦子时大手一抡,镰刀向前一挥,“刷”的一声,一垄小麦便倒在了他的大手里。儿时,我曾试着模仿父亲割麦的姿势,穿着崭新的凉鞋,拿着母亲特地给我买的小号镰刀,兴冲冲一镰刀下去,便在大脚趾上划出一个口子。于是,那个麦忙季我只能整日一瘸一拐在地头和麦场边的梧桐树下打杂。

每至农历八月,会有一个独属于农村孩子的假期——秋假。那时没有播种机、收割机,没有而今一切现代化大型机械。那时的秋收是怎样的呢?它一点一点在我的记忆里活泛起来……

花生叶子渐渐泛黄,它们脚下的土地被果实高高拱起,不需深挖,用手拨开表层的土,就能牵着它的须,拉出白白胖胖的花生。那时,心急如我,连壳上的土也顾不得擦干净,就把花生剥开。花生的白袍子里是粉红色的内衣,轻轻揭开,便是它白亮亮的仁儿,嚼在嘴里,脆生生香甜无比。在花生叶子将要变黄的时候,秋收便真

正开始了。

玉米被我们一个一个掰下来,带回家,午后和晚上,便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剥玉米皮儿的场景。玉米如小山,一家人各战一方。彼时,鼻端都是玉米的清香,耳际萦绕的是单田芳或者袁阔成,再或者刘兰芳的抑扬顿挫之声,白眉大侠、薛丁山樊梨花、童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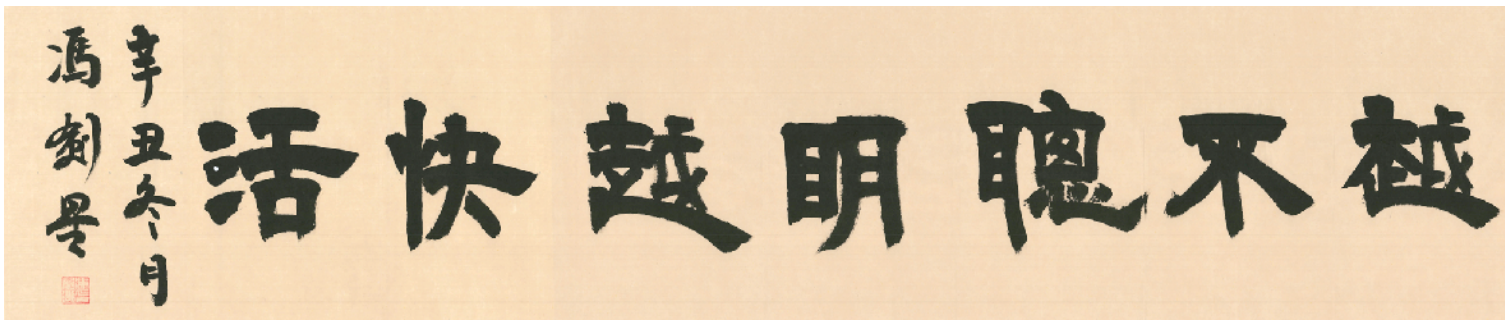
玉米秸秆有的像甘蔗一般甜,当然,这也是千百次实践后才发现的。收了玉米,收了花生,便到了秋收之中我最喜欢的环节——翻耕土地。老家的土是略带沙质的,当那黄褐色的土被一层一层翻过来后,我脱了鞋,光着脚踩上去,凉、软、细腻而熨帖。土里还时不时会有一块遗落的红薯或几个落下的花生,我和哥哥拿个小篮子寻宝一般找寻,每发现一个,都高兴地尖叫,那时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犁完耙完后,便要“打畦岗”了,于我,这是难忘的一件乐事。

平坦且细腻柔软的土地在我眼前伸展,父亲和母亲各站一端,他们手中拉着一根长长的彩色的细绳,拉直,蹲下。我和哥哥各从一端开始,沿着那细绳踩过去,脚下是微凉而柔软的土壤,还有那根彩色的细绳。哥哥越走越近,阳光把他的影子拖得长长的,迈着欢快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闭上眼,好似还有此起彼伏的秋虫鸣唱,还有泥土的微凉和芬芳,还有我们被晒得黑黑的带笑的脸庞。

周口书画名家作品鉴赏



冯剑星作品

夏日抒怀

史学杰

(一)

三川远眺似画廊,
风吹暑气日渐长。

鹤舞晴空来自去,
桃花流水送暗香。

(二)

周末小醉意正酣,
偷得浮生半日闲。

莫道人世多沧桑,
心宽无处不桃源。

灯 塔

刘蕴涵

在这个美妙的城市里
我寻着你的声音
寻着你的足迹
握着你那温暖的大手
毕竟我太恐惧那种走失的假象
从那座村庄离开后
灯塔熄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感觉无穷无尽的海水
把我围起来
我向四周望去
没有光亮
只有一片黑暗的乌云在天上飘
雷声震耳欲聋
带子似的闪电一瞥

雨像豆点儿般打下来
没有你我该如何靠岸
苔藓埋没了大海
狂风吹倒了树木
就在这风号浪吼的时刻
灯塔
一直伫立在那里
从未移动半步
树可以倒下
水可以流光
火可以灭掉
但灯塔
不可能熄灭

千年白果树

戚富岗

也许是因了一个不渝的誓约
那千年后的相拥
一棵树和一个传说
树已越千年
传说亦已越千年
在那个已越千年的传说里
刘秀饰演了主角
在树前只一脚
就踏出一片不灭的记忆
然后

真诚的白果树
质朴的白果树
痴情的白果树
用绿叶扩展阳城的厚重
用根系汲取历史的深邃
用年轮放大岁月的沧桑
用苍劲的枝条把那个风里的

故事

延伸再延伸
拉长再拉长

